

读·品·悟®

纸·上·游·天·下
中国当代
游记精选

◎ 高长梅 张 信 主编



精彩，于驻足间

呈现

曹淑凤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彩,于驻足间呈现 / 曹淑凤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3.9

(纸上游天下:中国当代游记精选 / 高长梅, 张信主编)

ISBN 978-7-5108-2358-9

I. ①精… II. ①曹… III. ①游记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27698号

精彩,于驻足间呈现

- 作 者 曹淑凤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
开 本 72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8.5
字 数 115千字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358-9
定 价 20.60元
-

赶潮的鱼



作者简介

曹淑风，女，河北灵寿人，现居福建泉州。福建省作协会员。
作品散见于《散文百家》《安徽文学》《散文选刊》《福建日报》
等各级报刊。入选各种文集及中考阅读题，获奖多次。
著有散文集《每一朵花都会微笑》。

内容提要

大自然是个无限精彩的世界，哪怕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一片不起眼的草地，几棵其貌不扬的树，一个小小的水洼——都能带给人无数喜悦与欢欣。只要全身心投入体味和感受，停下脚步，仰起头或蹲下身，睁大双眼就能看见，侧起耳朵就能听见。

沉浸于大自然，不一定去名山大川，也无需花太多时间，只要肯停下来仔细感知与倾听，身边处处有精彩，能从中领悟到生命的奇妙与伟大，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大自然的心跳是同一个节律。生活是那么五彩缤纷，那么美不可言。

目录

庐山客
石壁榕
谁的影子留在水中央
夕阳下的金沙滩
风，从安平桥上吹过
精彩，于驻足间呈现
花朝节
晨雪
过客看古城
坷壳厝和它的花儿
汨罗记忆
海的女儿
光明之城的魅力
七个音符，一部人生
清风抚过摩天岭
赶潮的鱼
阿良和土楼
正是北溪桃花红
红树长桥共流水
臭菊花开
相思花开香两岸
奔跑着的油菜花

晨钟惊飞鸟
花路
背影
阳光下的青山湾
放飞心灵的地方
花意深，绿意浓
走过圭峰山
洪濑清水岩记
盛世红莲
悠悠白云寺
烟雨迷蒙处，有莲花开放
碧波之上有慈航
慧泉寺洗心记
芸林宝湖漾佛光
夜访灵通山
黑夜那头的长寿村
就让遗址只是遗址
喧嚣里的隐者承天寺

庐山客

若有时间，也有兴趣，完全可以坐下来，像张衡数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一数水底的石头有多少颗。

是啊，庐山九叠谷的水就是这么清！一路上，谁也没法忽略这些水，就算不拿眼睛看，它们也会时刻用声音侵入耳朵，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或低吟浅唱或高歌猛进，不止不歇绵绵不绝，一心一意流向低处去，什么坎坷也不能挡住它们。抵达最低处，是它们的终极目标与归宿。

水流经的地方都是石头，大的超过一间屋子，小的比不过鸡蛋，都非常干净，不沾一点泥土。石头们相互叠加，相互咬合，大都被水磨得没了棱角，即便有棱角也已经不再锋芒毕露，钝钝的，像卷起刃的刀。水从石头上面流过，从石头中间流过，从石头底下流过，石头想挡住水，水还是找到机会流走了。石头是坚硬的，水是柔软的，然而此刻，柔软比坚硬更显示出刚烈的个性。

路在水畔，石砌而成，起伏不定又拐了无数道弯，不管是台阶还是平面都光洁干净，落叶和杂物难得一见。水和路也会因为一座桥搭起的缘偶尔交织在一起，像是轻轻握了握手便分开，说声再见，又各自按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进。虽然分开，却随时都能看见彼此，俯仰之间若即若离。沿路的树杂乱无续，一直漫延到两边高高的山上，都由着自己的性子生长，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高矮不同，胖瘦不均，粗细不等，美丑不匀，在石头之间密集或疏离，有落叶的有常绿的，有开花的有不开花的，其间夹杂着野草与藤萝，干枯与嫩绿同在，衰败与繁荣并存。

且不说铁壁峰，它那刀削斧劈般几十层楼房样的直立，是连最擅长攀爬的猿猴都难得爬上去的，也不说玉川门和天门潭瀑布的奇特清丽澄澈无瑕，只说玉川门内的铁壁精舍。进入铁壁精舍需穿过一段夹墙，左墙是乱石堆砌，右墙是天然石壁，两层楼房那么高，两墙间夹了依势向上的石台阶，两人相会要侧身才能行。景点注解此舍“距今约 700 年，相传黄石公常年在此采药炼丹，行医看病，‘行者当茅屋，常伴此峰居’。更让人称奇的是有一道残门遗址，门外瀑声如雷，而刚迈进门坎，顿时万籁俱寂，静若神境，令人大惑不解。”看见这样的解说，不免心生怀疑，一路走来水声都不绝于耳，高声处两人挨在一起说话都难得听清，这样的残墙竟能挡住水声？带着疑虑上台阶，才迈了几级，耳边的水声骤然变小，等走进舍内，竟然真就没有水声了，静得似乎能听见头顶树叶飘落的声音。舍内右侧的残壁上果真有门，迈出门坎闻水声，退回门坎水声就消失，实在令人惊讶异常。环顾四周，乱石墙上生了绿苔，枯叶与杂草铺了厚厚一地，是时光走过留下的痕迹。不知当年黄石公是在哪个位置练丹药？吸吸鼻子，似乎能闻见一股药香在舍内萦绕。

将近三叠泉，水边的岩石呈现出弯曲的纹路，像层层叠叠柔软的飘带起伏缠绵，它们的名字叫固流褶皱。在遥远的古代，是什么样的热量让岩石变得柔软？让它们像将化未化的蜡油一样有了可塑性，可以在外界的压力下随意扭曲自己，冷却后固定成如今的形状，把水的柔软与岩石的坚硬结合得如此完美无缺。大自然，是多么高级的雕塑师！

路一直向上升，扶着石栏杆喘口气，再上几个石台阶，便看见不远处三叠泉瀑布的身影。它从高高的悬崖顶端三级连跳垂挂下来，像织女晾晒的白色云锦，丝丝缕缕都顺滑，柔软无骨却又蕴含了巨大的冲击力量。离它越近响声越高，找不到别的词形容，

只能说是像成千上万匹骏马极速奔腾而来，震得人心也跟着颤抖。水跌下来的姿势不同，胆大的集成束悬空直落，胆小的攒成缕依岩石逐层跳跃，也有像上了年纪的老人的，紧贴着岩石慢腾腾往下流，一副惯看秋月春风的模样。其时是正月初，瀑布底下结了冰，像锥形的冰山，寒冷从冰山上散开到空气里，人刚刚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出了汗，此时浸在冷空气里，止不住打哆嗦，像一下子从春天走到冬天。

沿石台阶可以往三叠泉旁边的山上爬，然而这段台阶实在陡，斜度只怕超过六十度了，歇了几回，又转几个弯，见一幢房屋，一位老人家守着，是景点出口。原本想去看三叠泉的源头，可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站在此处回首来时路，见岩层错综复杂高不可攀的悬崖峭壁上，树都难得长一棵，有的只是枯黄的乱草，下午的阳光照在北面连绵起伏的崖体上，那种雄浑冷峻和凄凉悲壮的美让人心生绝望。看不见三叠泉瀑布，只能看见它的水在狭窄谷底的乱石堆里流淌。无法想像，若是雨季水量大的时候，洪水奔腾而下一泻千里，该是怎么样一副摧枯拉朽的宏大场面！路像一条纤细的藤，若隐若现缠绕在崖底的杂树间，走在上面的人，小若尘埃。

回首来时路

远古的燕山造山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那是怎样的两场运动啊！是怎样的力量让地壳不断沉降与提升？把原本离开的并在一起，把原本合在一起的撕开。就像眼前的九叠谷，它被撕开的时候可感觉到了剧烈疼痛？没有人为它缝合这么巨大的伤口，它只能不声不响静卧在这里，靠时间来慢慢调养，却又因第四纪冰川的剧烈摩擦形成冰阶崖面，之后才在日复一日四季更迭里慢慢生出苔藓、乱草、杂树，就像原本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幸而有三叠泉瀑布，它在变成瀑布之前是溪水，缓缓流淌在五老峰间，

风平浪静，悠然自得，却因了九叠谷的出现有机会成为瀑布，告别原先的平静，拥有了三叠三叹，激流跌宕的人生高潮，每日与九叠谷相依相伴，清唱欢歌，奔流不止。便是这样的机缘巧合，水因山谷有了气势，山谷因水有了灵气，孕育出生机盎然的植被，峰峦叠嶂，气象万千。正如宋代诗人白玉蟾在《三叠泉》诗中所写：“九层峭壁铲青空，三级鸣泉飞暮雨”。成为庐山第一景观。

“不到三叠泉，不算庐山客”，如今，我也做了一回庐山客了。

石壁榕

每次去清源山，都会被那些高悬于石壁之上的榕树深深吸引，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抚摸着那些苍劲有力的，蛇一样紧紧缠绕在石头上的树根，思索，沉吟，感叹。

想像着，一只饥饿的小鸟，啄食了榕树的果子。它的胃液能化解和吸收的，只有果肉，而那些比草莓籽还要小的种子，在小鸟体内旅游一番之后，又回到天宽地阔的大自然。返回的刹那，种子不能选择栖息地，只能随着其他物质，从空中直直跌落下来，恰巧落在清源山的某块巨石之上。又想像着，榕树果成熟后从树上落下，果肉腐烂溶解为尘埃。一阵狂风，卷住裸露在地面的种子，腾空而起，翻飞旋转，直到清源山的某块巨石上才停下。于是安了身，天做屋，石为床，以若有若无的土为被，静心蛰伏，等到那个最温暖湿润的日子，生根发芽，破土而出，用稚嫩的目光，张看风光旖旎的世界。

小小的榕树苗，用心摸索着，只要找到石上的一丁点儿缝隙，便一把抓住，将细细的根伸进去，像幼小的孩子，紧抓住母亲温柔的手。经风经雨，时光匆促，榕树苗慢慢长大，这个贫瘠的环境，越来越难供给它生长需要的养分。榕树苗并不着急，它的身子上，生出黄色的、胡须一样的小气根，像一张张小嘴，捕捉着

空气中稍纵即逝的水分与营养，把自己喂得生龙活虎般青翠闪亮。榕树的新生支柱根，一边寻找着石缝，一边像闻到了泥土的气味一样，沿着光滑的石壁，向着几米，甚至几十米以外的地面生长，一毫一厘地接近，一旦碰到泥土，便一头扎了进去，像孩子奔跑着扑入母亲的怀抱。

支柱根不断生长出来，伸到地面，再扎进去。时日一久，密密麻麻的树根纠结在一起，层层叠叠，相互缠绕，盘根错节，如坚实的网，如健壮的臂膀，将巨石紧紧抱住，抱紧了石头，也就抱紧了生命，抱紧了亲密的爱人。而榕树的身子，已然粗壮高大，枝繁叶茂。

人，也该如这石壁榕一般，从渺小的种子开始，不张扬，自甘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在小小的身体里蓄满对生命的渴望，逆境不灰心丧气，顺境不沾沾自喜，从小处开始，用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应对人生百味，活出精彩人生。

谁的影子留在水中央

我把身子探出窗外，侧弯成弓的模样，伸直胳膊，向下，再向下，指尖才终于碰到河水。天空正下着雨，雨点落在皮肤上，引起针尖儿大小的凉意，雨点落在水面，惊起圈圈涟漪，像一双又一双历史的眼，睁睁合合。我与这些眼对视，无声地交流，想找到有关淹城的某些答案，得到某些启示，然而眼都花了，终是一无所获。河水是温润的绿颜色，朦胧又神秘的气质，不通透，即便目光如箭，也射不穿水的厚度，也就看不见河底都藏了些什么。弯拢指尖掬水到眼前，打算近距离仔细观看那绿色，也好从中找到有关淹城的某些答案，得到某些启示。然而河水一旦附到手上，便什么颜色也没有了，只像露珠一样晶莹剔透，闪着纯净无辜的光，映射着岸边的翠色，似乎淹城的一切过往都与之无关。

怎么会无关？若没有这环形的三河之水，也就没有三城，没有“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三河绕三城形制，淹城，只怕也就不能叫淹城了，即便叫了淹城，只怕也是普普通通，没那么多难解的千古之迷。此刻，我看见和触摸到的，便是淹城内城河的水。往外是外城和外城河，往内，是子城河和子城。

河岸边的翠色是有层次的，香樟树，玉兰树，榉树，松树，柳树——还有许多其他叫不出名字的树，及树下的野草，各自按脾性生长，燕瘦环肥，形成团团簇簇极干净的绿。树的枝杆斜倾到水面，绿水倒映着绿树，绿树环绕着绿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苍茫的天幕下，在氤氲的雨雾里，恰似绿波荡漾的时光隧道。我坐在游船上，就像坐在时光机器上，在闪闪烁烁的波光里漫行，如考古学家一样拣拾历史遗贝，寻疑问惑，像诗人一样捕捉亦真亦幻的灵光，面对三千年前留下来的古城废墟，胸中涌动万般情愫，冷热不定，悲喜无常。

内城河入口外左侧，有一股喷涌而出的水柱，高出河面几十厘米，成团的洁白的花朵一样，不休不止地盛开，让人有折下一束把玩的念想。当年，淹城先民的救命神龟，驮人过长江时吸满一肚子水，到淹城后吐出，水渗入地底，居然接通长江，长江水沿此通道源源不断涌来，也就有了这股龙泉。因了这龙泉，几千年来，淹城三河总保持同样高的水位，涝不增，旱不减，救无数乡民度过天灾。但凡传说故事，少有空穴来风，总会有所依据。船家说，早年间，他曾见过泉水从河底汩汩而出，清澈无比。后来，淹城遗址封境成旅游区，为方便管理，居民全部迁出，城内土地改成园林景观，没人种庄稼，也就没人挖河泥堆肥，河底渐渐积满淤泥，堵塞泉眼。如今的龙泉，是人工造景。

我暗自叹息一声，想起前一天乘游车在外城看见的几棵桑树。那几棵桑树夹在其他树中间，大人腿一样粗细，饱满的青的、红的、黑的桑葚挂满枝叶间，格外诱人。这极富乡村意味的浆果树，引起几声惊喜的欢叫。欢叫之余不由得想，若这桑树下跑着几只鸡，河水中浮着几只鸭，不远处有几座农家小院儿，院里跑着一只狗和几个顽皮的孩子，院子后面是成片成片的庄稼，村民们劳作其间……该是多么自然的迷人景致！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总少不了沧海桑田的转换，机缘巧合间，一刹那便易了容颜。龙泉水，会从别的地方找到出口，保持三河的水位；迁出去的村民，会在别的地方繁衍生息；饱尝历史沧桑的淹城，还是叫淹城。

这是谁的淹城？是山东奄国迁徙而来的遗民建造？是吴王夫差为囚禁越王勾践建造？是春秋时期吴国季札建造？……

船家说，他年少的时候，见过高高耸立的古城墙，土质，二十来米高，颇有气势。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都倒掉了。我坐在船上细看两岸，古城墙已被岁月蚕食如缓坡，绵延起伏，圆润，似乎原本就是这样，仅仅只是河的岸。浓密的树和草覆盖在岸上，年轻的绿，不见千年古树，亦不见百年老树，即便在城内其他地方，也没看见年纪大的树。船家解释，那些古树都被日本鬼子砍去修了碉堡。我再看古城墙，便感觉到一阵阵彻骨的寒意与疼痛。

作为一座城池的守护者，淹城的三道城墙是高大的，也是厚重的，各自又有五十米宽，四米深的城河环绕，怎么看也是牢不可破，易守难攻。然而，即便在几千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它还是被轻而易举的攻破了。先是被爱情之火攻破，再是被邪恶之火攻破。

子城河内种了荷花，仿古的木质九曲桥蜿蜒其上，取名“关雎”。传说淹城的百灵公主和附近留城的王子在此一见钟情，在天

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成就了好姻缘。我徘徊在“关雎”的时候，正是晴天，太阳光直落下来，照着碧倾一池的荷叶，也照着“关雎”旁那条溢满芬芳的黄花小径。恍惚间，仿佛看见他俩在九曲桥上观赏荷花，吟诗作赋，浪漫无限。又仿佛看见他俩追逐嬉戏在花径上，宽袖飘飘，衣角飞扬，表情像阳光一样灿烂，笑声像百灵鸟一样脆亮。恩爱不尽。

留城王子不仅对公主好，还为淹王出主意，在城墙上种植狗蒺藜和扁豆。狗蒺藜尖利稠密的刺是好城防，扁豆开花时，整个城墙便成了彩云织成的云锦。这样可供观赏又可防敌的设计，实在巧妙，叫人赞不绝口。然而美丽的另一面往往暗藏齷齪，留城王子也许是爱百灵公主的，却更爱攻城略地占江山。某日，他借公主之名，偷了象征淹王身份的护城之宝白玉龟逃回留城。淹王一怒，不问青红皂白杀了女儿，等他明白过来，百灵已香消玉陨。此时正是冬季，天干物燥，城墙上的狗蒺藜和扁豆藤枯叶黄，留城王子下令火攻淹城。一霎时，整个淹城便陷于火海，杀声震天，血光四溅。刚刚含悲厚葬了女儿的淹王，匆匆收拾细软乘船逃命，不幸船翻人亡，和宝物一起沉入河底。留城王子也在混战中命归西天。尽管三城周围都是水，也浇不灭爱情之火引来的邪恶之火，它只能眼睁睁看着城破人亡，张开怀抱，接纳投入它怀抱的血泪与灵魂，沉淀，深藏，流淌，静静的，像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

我再凝望河水，似乎看见里面有模糊的影子，要细看时，却什么也没有了。

一条陈旧暗哑的独木舟搁置在内城河边的树荫下。是从河底挖出来的，同时挖出来的，还有四件工艺精湛的铜质文物。四件文物被复制放大，放在独木舟附近枝叶掩映的岸上。文物的造型

和喻意，说明乘船人的身份不同寻常，恐怕就是当年沉水而逝的淹城之王。这淹城之王，到底是谁？考古专家和历史专家还在争论不休，各说各有理。我却最愿意相信王黎明先生所说，他是夏朝最后一位皇帝，夏桀。

夏朝后期，国家积累了大量物质财富，当朝者便慢慢荒废先祖发展农业经济的执政理念，转而不惜财力人力发展城市文明。尤其是夏桀，不光在二里头建起中国第一座城市化大都城，还为方便去江南会稽山祭拜先祖大禹，建起三城三河的行宫淹城。这两个工程的巨大花费，让国民生活陷入困境，国家发展也陷入困境，自然是臣恨民怨。大臣商汤趁此机会起兵灭了夏桀政权，建立商朝。夏桀被赶出皇城，所到之处都不招人待见，无奈，只好要求南下淹城。这正中商汤流放夏桀的下怀，又专门派长子镇守淹城附近的留城，监视夏桀的一举一动。商汤长子怕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不愿长期守在留城，便想方设法娶了公主，烧了淹城，杀死夏桀，本想就此北归中原，却没想到机关算尽，同时害了自家性命。

方形的子城，颓废的四面城墙上树密叶稠，各种鸟儿居住其中，叽叽啾啾鸣个不停。一时间，让人难以断定这里到底是沉寂的，还是繁华的。城墙内，当初屹立气势恢宏的宫殿的地方，如今是一片平整的荒地，遍布细碎的野草。城门内右侧的千年竹木古井，也许还记着那些云烟往事，那曾经的富丽堂皇、霓裳歌舞；那曾经的失国之后的忧愤，瑶岭钟声下的反省与忏悔；那曾经的真情或假爱，城破人亡……它当然记得，它只是像护城河水一样保持沉默，就算有人巧舌如簧，也套不出它一句话。

“淹”字，在古代的意思是长久吉祥。想像墙高水深的淹城，宫殿华美，连接亭台楼阁的回廊曲折辗转，宽的窄的路蜿蜒在花

红柳绿间……夏桀祭拜祖先之余，在此小住，该是多么悠然惬意。然而这宫苑的建造违背了天时、地利、人合，犯了众怒，正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淹城，最终淹没了他的国家，淹没了他的生命……

百灵公主的三座坟墓，以等距离排列在外城，长满杂树野草。没人知道哪一座是真的，就像没人知道，夏桀逝去之后的岁月里，淹城又经历了哪些风云变换。

几张竹排从对面驶来，游客们撑着的各色雨伞和他们的桔黄色救生衣，让满眼单调的沉沉绿色活泛起来，刹那间生机勃勃。竹排上的船工边撑篙边清唱民间小调，沙哑苍凉的歌声在水面上回荡。有那么一会儿，我突然以为他们来自历史深处，电光闪烁间，猛然出现。擦身而过时，竹排上的人笑着喊着向我挥手致意，我也报以同样的热情。各自的影子倒映在水里，慢慢疏离，远去。

雨还在下，星星点点跌落水面，荡起圈圈涟漪，像一双又一双历史的眼与人对视，有人看得懂其中的含义也好，没人看得懂也罢，哪双历史的眼会在乎呢？淹城，它只属于历史，以天下园林鼻祖的姿态静默在常州武进，不管谁来过，都只是匆匆过客，有名的无名的影子留在水中央，像雨点一样荡起或大或小的涟漪，稍纵，即逝，再不见痕迹。

不管你是否想像、假设、推测、考证，淹城的历史真相就在那里，所有的细节，只有它自己知道。

夕阳下的金沙滩

天是浅蓝色，海是深蓝色，海面浮了三三两两的帆船，海与天之间横了几丝薄纱样的云，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宽旷悠远有层次感。落潮中的海水卷着长波细浪，涌起千层雪，轻轻拍打着

柔软而温热的沙滩。夕阳斜照在水面，凌凌波光，恰似成千上万只金色、银色或透明的蝴蝶，轻舞翩然。初秋的风绵密深长，和翻卷的海浪一起，嘈嘈切切的温言软语般在耳际萦绕不止。不远处的轮船形海洋馆，宛若一艘真正的轮船搁了浅，正等待涨潮后继续乘风破浪远行。近处的礁石上，观音菩萨手持净瓶端立在莲花台，目光慈祥而温暖，使整个黄金海岸都笼了一层神秘而祥和的气氛。

不是周末，沙滩上疏疏落落了些人，可以任意追逐奔跑，不必害怕碰撞到谁。可以换了泳衣，或就穿着平常衣服扑到海里和海水亲密接触，嬉笑打闹。也可以悄无声息地站着，任一波又一波海浪抚上双脚，温润的海水像爱人柔软细腻的手。也可以在沙滩上画几幅画，写几个字，再看着海浪把它们抹平，就像沙滩上从来没出现过什么。或是挖些深深浅浅的洞，再筑个城堡，当一回堡主。可以在沙滩上细细寻找，捡些完整的或残破的贝壳碎片，想像它们曾经如花的生命，感叹世事无常，珍惜当下。也可以坐在干燥的沙滩上，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想，就那样静静的，把自己看成静止的风景，心也便在这样的静默里空成虚无，再无愁闷烦忧。

不知谁喊了一声，快看，有鱼，还有螃蟹！听见的人便都低了头，一齐往海水里打量。海水明净透澈，水底之物清晰可见。鱼是黑灰花纹的小沙鱼，小手指那么大小，随潮水涨落，一会儿在齐膝的深水里，一会儿在齐脚面的浅水里，看似头大尾小笨而拙，游动速度却非常快，想抓住它可是难上加难，好几个人围成圈，又堵又截，还是跑掉了。婴儿手掌大小的螃蟹就好抓得多，它们虽然横行霸道冲来冲去，却总辨不清方向，不是撞到人的手里，就是撞到人的脚下，也有用沙做伪装躲起来的，却因为身体与海底之间的一圈阴影，被发现，成了俘虏。取一个塑料袋，装